

孤寂的母亲

余维东

孤，亲离，单独；寂，薄暮，清新执着。

母亲属马，今年七十六岁。

父亲在2007年冬那场大雪中去世，母亲在大别山的农村老家单过，偶尔也到离家不远的大哥及姐妹家走走。我和二哥由于工作的原因远离他乡。

母亲一生育有八个子女，四儿四女。小弟因病离开了我们，那年母亲55岁。这在当时对于子女疼爱有加的母亲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她因此而患上了抑郁症。那时的母亲晚上睡不着觉，白天人恍惚，一度靠药物维持，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这种状态持续了四五年光景，幸得在老家的哥嫂及姐妹的悉心照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病情慢慢得以好转。

前些年,每次回去,总能看到母亲一个人坐在那里,也不说话,两眼呆滞地看着远处,似有所思。我们都知道母亲在想什么,但不敢去招惹她老人家,坐在母亲身边,陪伴着她,看着母亲一天天苍老。有时,母亲也会说,你回来了,去后山看看老四吧,他一个人,怪可怜的。

没有围墙的大学

袁 燕

我们抵达耶鲁大学正值上午9点,旅游大巴停在街心花园的侧旁,穿过一条街道步入校园。因为学校没有围墙,所以我估算不出校园到底有多大,只能紧紧跟着导游的步伐,生怕一不小心掉队在这偌大的校园里找不着北。

位于康州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是常青藤盟校之一,也是全美最古老的三所大学之一,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齐名,走出了包括克林顿、小布什在内的5任美国总统和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了纪念第一任捐赠者耶鲁先生,学校于1718年正式更名为耶鲁大学,校园内两百余座建筑物均有上百年的历史,涵盖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曾被知名建筑师誉为“美国最美丽的城市校园”。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想领略它的独特魅力只有真正漫步在耶鲁校园才能感受得如此真切:金色的阳光遍洒在或红褐色或灰白色的中世纪风格的建筑之上,哥特式的尖顶在通透碧蓝的天空映衬之下熠熠生辉,大片的草地青得碧眼,三四层楼高的落叶树冒出了鹅黄的嫩芽,在校园里穿行的来自不同国家学生的脸庞青春朝气,古老与年轻,历史与未

这两年回去,看到母亲似乎换了个人,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老家还有几块田地,母亲每年都要亲自下地安置一些庄稼,有时种点花生,有时种点棉花,大豆什么的。母亲说,不能让土地闲着,种一点,总有一点,总不能看着别人家的地种的满满的,咱家的地长满杂草,那样别人会说咱家闲话的。虽然老了干不动了,能干多少是多少,总不能坐吃山空。水田是干不动了,母亲就把水田让给近门的本家种,反正不能让田地闲着。

母亲在村子的西头菜园里种了不少的菜。每天去菜园劳作是母亲的必修课。秋天的萝卜白菜,冬天的卷心菜、菠菜,春天的蒜苗油菜,夏天的豇豆茄子西红柿豆角。自己吃不完的,总要送给别人,或是让大姐小妹们自己来菜园里取。母亲种的菜,用的是农家肥,绝对的绿色。今年清明回老家小住几天,吃着母亲亲手种的油菜,那个嫩,那个肉乎味,一个人一顿吃一盘子都不够。

母亲一个人不但种菜种庄稼,还在家里养了七八只鸡。我每次回去都能吃上自家的土鸡蛋,感觉美美的。每天捡鸡蛋是

来奇妙地融合,焕发出独特的光彩。

耶鲁大学每年在全世界招收1300名本科生,中国每年能考进20名。它是一所私立大学,一年6.5万美金的学杂费在中国普通工薪阶层看来确实是难以负担的,但是,耶鲁有一个很好的福利或者说是传统,在入学面试时面试官会询问考生的父母一年家庭收入情况,如果家庭收入确实不宽裕不足以负担学生的学杂费而这名学生又足够优秀的话,学校会为该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和一年一次往返家里的机票费用。

我们行走耶鲁会时时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化的承载感,除了它的建筑风格、人文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22所图书馆,共藏书1500万册,是全美第二大校园图书馆。我们参观了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被称为耶鲁的“水立方”——贝纳基善本图书馆,这是学校的一大瑰宝。这座建筑的墙壁是由产自佛蒙特州被切割得极薄的两英尺见方的半透明大理石一块块构成,因此可以使馆内微亮而防止阳光中的其他有害射线破坏馆藏图书。据说此馆是由一个集邮爱好者捐赠的,墙面的大理石块好似一枚枚被放大的邮票,远远望去那造型又与北京的水立方颇为神似。关于

母亲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她知道哪只鸡哪天下蛋,甚至能辨别哪个蛋是哪只鸡下的。母亲经常一个人在家,只有这些动物与母亲相伴,岂有不珍惜的道理!鸡下的蛋,母亲一个人吃不完,有时存得多了,就送给城里的亲戚。母亲怕路远不好带,就用纸盒子装上鸡蛋,再灌上大米,摇匀,不留缝隙,这样,鸡蛋在车上就不会破。前年回去,我带了一盒到宝鸡,乘汽车坐火车回到宝鸡,鸡蛋居然完好无损。

这次清明小长假回去小住几日,母亲对我说起了“国家大事”。母亲说,习主席这人好,对老百姓好,尽为老百姓办事。母亲说这话是有依据的。咱湾子中间住的用前佬和七妈,夫妇长年有病,家里一贫如洗。政府精准扶贫的行为被母亲看在了眼里,母亲才说出了那样的感受。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由衷的话语,真切切切。母亲对我说这话,好像也是对我的期待,虽然我不是什么“官”,但在母亲的眼里,儿子的平安幸福,是她老人家最大的期盼。

我爱我的母亲。谨以此文献给我即将过生日的敬爱的母亲。

这个图书馆有很多传说,其中最匪夷所思的一个传说是,如果美国遭受核打击,这个建筑将沉入地底,且将图书保存完好。走进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专门收藏古籍善本的图书馆,其内楼地六层的书库由一个玻璃的立方体环绕,而玻璃立方的外面则有一个更大的与之不接触的“盒子”罩住。在用于图书馆专业的微黄灯光的映射之下,整个书库像放射出宝光似的令人晕眩,知识就是财富,此言果真不虚。这浩如烟海的藏书令人屏息,无数善本、珍本珍藏于此,耶鲁的学子们坐拥书城,在此尽情享受书香,汲取能量。

而另一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史特林图书馆。仅从外观来判断,百分之百的人会认为这座雄伟的建筑是一座教堂,因为那拱门、那雕塑、那花窗简直与教堂并无二致。1931年建成的史特林图书馆位于耶鲁大学的中心地带,是22栋图书馆中最大的一座,也是一栋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在拱门之上有很多精美浮雕,体现着世界古代文明的瑰丽,如传说中腓尼基的船、雅典的猫头鹰、罗马的狼,还有代表着各大文明古国的铭文,如埃及文、巴比伦文、希伯来文。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墙壁上还有中国古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的一段内容,在一大堆外文中看到中文,简直就有着他乡遇故知的莫大惊喜。

这座图书馆不仅对耶鲁学生开放,还对当地居民开放,你大可以捧着一本感兴趣的书在巨大的花窗旁、在古铜色的吊灯下,安静舒适地消磨一整个上午。

妆吧。”“今晚还要把这双鞋垫纳好,明儿送给他,乡下没什么好送人的。”岳母问:“你怎么晓得他的脚长?”“昨晚悄悄量好啦。”我听着母女对话,一股热流涌上了心头。人最感温情幸福的东西莫非爱啊!

妻子常笑话我:“现在孩子们结婚,要的是车子、房子、票子,当年嫁给你我还赔上了被子、袋子和处子。”听着妻子的娇嗔,非常受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被浓浓的爱、浓浓的情包裹着。

这三十年里,家里添了鸭绒、丝绒、驼绒被,最冷的时候,我总让妻子把外婆弹的棉被拿出来铺盖,那才叫暖和。

儿子留学要走的前夜,妻子拿出外婆留下的针线袋,缝这补那,儿子看着妈妈“临行密密缝”,泪流满面。有一种爱可用诗歌来赞美,有一种爱却要用一生去珍惜、去传承。

夜行记

邓潇泓

说起夜行,我不由得想起三十八年前求学祁东二中亲历的那次,其情形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那时,实行单休日,每周上六天课,休假一天,周周都可以回家。但是,囿于经济条件,我们一般都不回家,很自觉地在教室里自习,学校为方便师生,照例开餐。

我们在校时间久了,思家心切,就与几个同伴相邀回家。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每天从祁东到步云桥仅有班车一趟,票钱为八毛。别说我们兜里没钱,就是有,也是一票难求。因此,我们回家就走路,并且只能是夜行。

大家几十人走在白太公路上,浩浩荡荡,风尘仆仆,有说有笑,无丝毫疲劳。真是少年不知累滋味!

我那次夜行大约是农历十月份的十四五吧。天上有皎洁的月亮,虽然月光似银,但大地还是朦朦胧胧的,好似笼罩着缕缕轻烟。公路两旁的田野模糊不清,群山黑魑魑的,有些阴森。那田野里悠扬悦耳的蛩唱,那整齐挺立于老白地市那条小江两岸四季青葱的水杉的迷人倩影,那江水潺潺有致的奏鸣曲,还有那山上夜鸟清脆的歌唱声,都无法拽住我们夜行的匆匆步履。十月的夜晚,天上刮着微风,有些许寒意,大家归心似箭,虽然走得汗流浹背,头顶热气腾腾的,却并未感觉到初冬那丝丝寒意的存在。

白地市、响鼓岭和三星被我们甩在后面,黄土铺就在眼前。经过三地之后,我们的队伍减员了一大半。当我们行至黄土埔时,又有几位同学到家了。走到黄土铺与官家嘴的交界地只剩下四个人了。黄土铺有位同学家不在街上,离街上有三里小路,他不敢一人回去。于是,与我们一起的那位唐姓同学自告奋勇地去送他。公路上只留下我们步云桥的两个人在原地等待他。我们在月色下,目送他俩的身影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远处。我们的目光还紧紧地盯着那里,心里渴望唐姓同学快快返回。我们置身于这月色苍莽下的旷野之中,确实有些胆战心惊。

过了不久,远处有一个黑点朝我们的方向移动。我俩还以为是唐姓同学,心头为之一喜。可是,那黑点越走越快,离我们越近,它很矮,根本不像人的样子,我们不禁惊悚起来,身上沁出了一层冷汗。当它从我们跟前走过时,我们发觉它竟然是一头夜游的生猪!深更半夜里,旷野中突遇这种畜牲,真令我们毛骨悚然。因为,我俩是农村的孩子,都听过关于猪婆精的惊悚故事。听老人讲,它一般在夜晚出没于山林、旷野的要道,变幻成老头或老太婆,装成步履艰难的模样,主动要求过往的精壮男子背。你背着那妖孽,千万不要把头扭过去。不然,它就会咬断你的喉咙管子,置你于死地。

当那头猪离开我们,愈来愈远,直至消失时,我俩那愚着的惊恐万分的心才放下来。没过多久,唐姓同学就回到了队伍中。这时,我们再也不害怕了。我们三人继续向前行,到达离官家嘴车站尚有十米处,唐姓同学与我们分手了。这时候,大概是鸡叫三遍了。当我们到达步云桥时,已是吃早饭的时分了。

现在,我们回忆起学生时代的夜行来,总有点不可思议,有点疑惑不解: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我们以超乎寻常的毅力?那应该是归心似箭吧。



今天晴好,一大早,妻子便将冬衣、被褥翻出来一一晾晒。我也搭把手帮着忙着。卫生球味、干燥剂味、香烟味幽幽漫出,混合在一起,成了家的“另类”味道。

妻子搬出当年外婆为她置办的嫁妆——四床大棉被,一个装着针线、剪子、抵针的袋子。三十年了,棉絮已发黄,只是用红棉线编出的“福、禄、寿、禧”四个字,还如当年那样鲜艳。而针线袋里的东西还透出微微光晕。睹物思人,让我想起过世多年的外婆。

想外婆了

卢小强

记得我还是准女婿时,第一次去乡下看望80多岁高龄的外婆,老人笑咪咪地上下打量着我,弄得怪不好意思。她边说:“好!好!”边指着墙上的像框,我的照片不知何时融入到老人家族里了。外婆不高,还缠过足,满头花发,一脸沧桑,双手因劳作有些变形。我凑近她耳边叫了一声:“外婆。”外婆“嘿嘿”满足与慈爱全溢在脸上。

回家的前晚,我经过外婆窗前,看到老人家一边在昏暗的油灯下纳着鞋垫,一边和岳母说着话:“孙女要嫁人啦,我还留着十多斤自种的棉花,过几天弹成棉被作嫁